

## 仰望語言星空：聯想關係的移宮換羽

楊淑芬\*

### 《摘要》

語言是言說活動一切表現的準則及確定的部分，它發生於任何個人的腦際，且是約定俗成的結果；簡言之，語言是社群在心理層面的運作，具有聯合與協調的機能，目的則指向符號交譯、概念溝通。因此，本文從 Saussure 聯想關係切入，以「意義或/與形式的共同性」原則，檢析拼音文字、方塊文字乃至網路語言的聯想形式，發現網語盛行的混搭風，由於容許不同語系、詞性、符號系統的夾雜組合與跳躍轉接，導致聯想關係進入變形的繁衍狀態，普遍的理解愈趨困難。

關鍵詞：索緒爾、聯想關係、符號、語言系統、溝通、網語

智慧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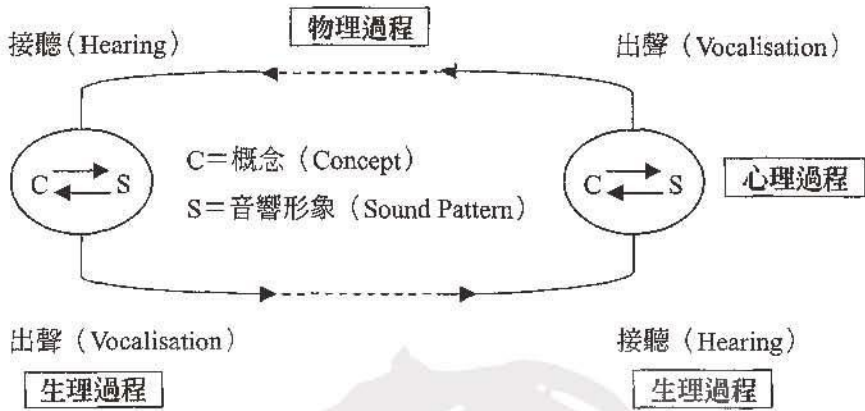
\*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E-mail: 92451505@nccu.edu.tw

蜜蜂飛舞示意、孔雀開屏求偶，及至熊以爪剝落樹皮而框定權力領域，某個層次來說，都是基於訊息溝通的信念。不過，現代人訊息溝通的方式不僅包含前述「活動」種種，尚涉及聽說讀寫所依恃的「語言」體系，且很明顯地，能夠掌握語言的符號與系統，實乃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特色之一。但語言到底是什麼呢？人們又如何透過語言運作，自混沌紊亂的訊息波段中，僅憑藉一己之心念，而辨識正確意義？本文試圖探詢 Saussure 語言學研究針對「心理聯想如何達到語言溝通」一問，所從事的觀察與剖析，同時將提出當代新蔚成風的網路語言現象，引例重行檢視 Saussure「聯想關係」論述的解釋力，或其與時俱變的可能方向。

## 壹、發問：心理聯想如何達到語言溝通？

Saussure(2002: 9-11)強調，語言(linguistic structure)是言說活動(language)一切表現的準則及確定的部分<sup>(1)</sup>，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所謂言說活動，是至少有兩個人參加交談的循環，涉及心理、生理、物理三階段(Saussure, 2002: 12)，如圖一：首先，當某個概念(concept)在右方腦子裡引起一個相應的音響形象(sound pattern)時，屬於心理過程；其次，大腦作用會將一個與該音響形象有關的衝動，傳遞至他的發音器官，屬於生理過程；繼之，聲波從右方的口腔播送到左方的耳朵，屬於物理過程。隨後，循環在左方以相反的次序繼續，聲波從耳朵進入腦子，乃是音響形象在生理上的傳遞；接著，該音響形象在腦子裡引起相應的概念，則是心理上的連結。倘若左方接續發言，前述步驟將重新開啓，出聲與接聽的主、被動角色也會易位。

不過，Saussure 認為，研究語言應對發音器官發出聲音的生理事實存而不論，因為我們無法證明，人使用發音器官作為語言的工具，完全出於天賦命定；同時他表示，研究語言亦應忽略空氣振動播送聲波的物



圖一：Saussure 對言語活動的想像圖（引自 Saussure, 2002: 12）

理事實，因為我們聽見聲音，並不等於接獲意義，譬如方言常被誤作雜訊，即是由於我們非處於語言之中。Saussure 特意排除生理與物理事實，無疑欲直探「語言」與「心理」的關係，易言之，概念與音響形象的結合，當是語言學研究的核心範疇，但至此尚似停留在個人的腦子裡，未足解釋溝通如何可能。

概念與音響形象的結合，Saussure 稱之為符號(sign)，他並指出，在交談循環裡，只要不是孤立的符號，到處都可以看到聯合與協調的機能(a faculty of association and coordination)(Saussure, 2002: 13)；這項機能的行使，使得經由言說活動而聯繫起來的每個個人，彼此會感應到一些相同的心理印跡，猶如掌握了儲存於對方腦子裡的符號及語法體系，因而能夠相知無礙，甚至也將一併重整潛藏於自己腦子裡的符號及語法體系。如此一去一回，彷彿是在建立一種平均數，或說是在進行一場社會的晶化(social crystallization)，亦即是在共謀一個可能的溝通形式：它必須普遍適用，也必須精鍊純淨；就像戀愛關係，一對陌生人從素昧平生，經過互相探詢、交往、協商、確認，原本不吃辣的人也許會學著烹

飪宮保豆腐，過去有煙癮的人也許會嘗試改掉舊習，雙方最後形成動態編修的默契，既扣合著二者的慣性，又約束了兩造的差異。

延伸可見，在任何個人的腦子裡，語言都是不完備的，它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完全存在。然而，心理層面聯合與協調的機能究竟如何運作，以致概念與音響形象的結合，後來能夠在人與人間達到符號交譯、意義交換的溝通效果呢？Saussure 指引我們一探語言的聯想關係(associative relations)。

## 貳、索驥：Saussure 談聯想關係——星羅棋佈的小宇宙

### 一、意義或/與形式的共同性

以共時語言學為基礎思考聯想關係，Saussure (2002: 122) 指出，在言說活動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words)，會在人們腦子的記憶裡聯合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係的集合；譬如提及「貓」這個概念，會使人們心裡不自覺地湧現其他字眼，包括「寵物系列」的可魯狗、黃金鼠、迷你豬，或者「卡通系列」的加菲貓、菲力貓、霹靂貓，或者「氣質系列」的高貴、神秘、慵懶等，它們在形式或/與意義方面，都有一些共同點，因此組成貓的集合。同時，這個集合內部並非線性的、次序的串連，而是偶然與巧合，諸如政治人物只看新聞，則卡通系列可以整個抽空，又若七年級生沒看過霹靂貓、菲力貓，則卡通系列也可以只有加菲貓，或代入機器貓小叮噠；各個集合皆存在人們的腦子裡，屬於每個人的語言內部寶藏的一部分，此即是聯想關係。

確切地說，聯想關係是把不在現場的(in absentia)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統；可是，由心理聯想構成的集合，並不只限於把呈現某種共同特質的要素聯合起來，對於在各種言說活動中，把要素聯合起來的種種關係之性質，人類心理機制也有所掌握，從而「有多少種關係，就造成多少個聯想系列」(Saussure, 2002: 123-124)。舉例而言，當我們言說「

慵懶的加菲貓」時，儘管表徵僅是少少六字，但在背後其實牽繫著各種與貓相關的詞，隨時待命現身，這些詞至少可以歸納為三系列，方便比對、選用；換個方向來看，只要掌握系列的要旨，我們便容易回推相關的詞，望見聯想關係自點而線所鋪設的網絡。

所謂「把要素聯合起來的種種關係之性質」，Saussure (2002: 124) 進一步描繪道，它有時是意義和形式都有共同性，有時卻只有意義的共同性或只有形式的共同性；任何一個詞都可以在人們的記憶裡，喚起一切可能和自己有「這種」或「那種」關聯的詞。藉由圖二為例，從 *enseignement* (教育) 出發，我們可以更細緻地觀知，Saussure 談及意義的共同性，主要是指 *éducation* (教育)、*apprentissage* (見習)，與 *enseignement* 同有透過學習、培植人才之意，故屬「所指的類似」；至於形式的共同性，是指 *armement* (裝備)、*changement* (變化)，與 *enseignement* 同具 -ment 字尾，故屬「後綴為共同要素」，以及 *clément* [k-le-men] (寬容的)、*justement* [jus-te-men] (精確地)，與 *enseignement* [en-seign-ne-men] 字尾發音相同，故屬「音響形象的共同性<sup>(2)</sup>」；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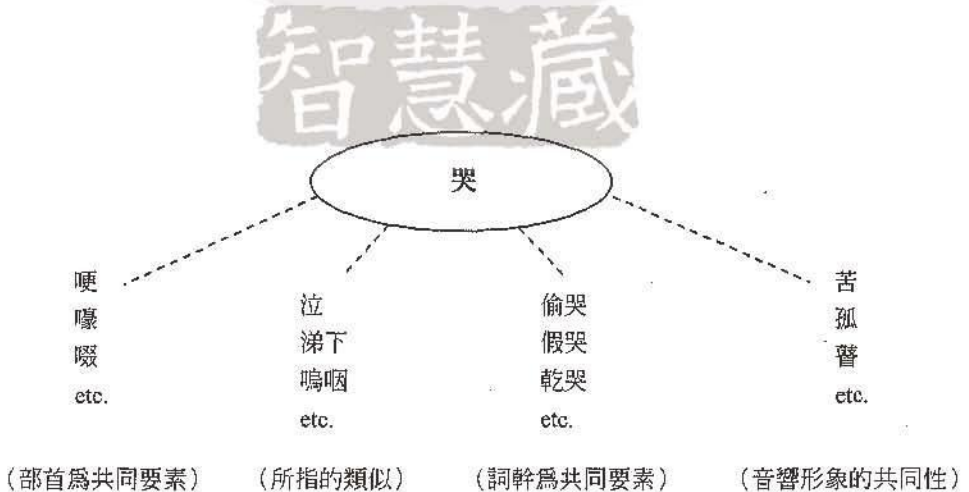


圖二：聯想集合示意圖——法語（引自 Saussure, 2002: 125）

，enseigner（教）、enseignons（我們教）則以與 enseignement 同樣的「詞根(enseigne)為共同要素」，跨越意義與形式的分野，成為心理聯想集合的系列—關係之一。

儘管拼音文字與方塊文字的組成脈絡不同，但導入華語的應用層面，仍有類似可推演之處。如以圖三「哭」舉例，聯想系列有關「部首為共同要素」者為噉、哽、啜等，有關「所指的類似」者為泣、涕下、嗚咽等，有關「詞幹為共同要素」者為偷哭、假哭、乾哭等，有關「音響形象的共同性」者為苦、孤、瞽等；顯見方塊文字的體系，確實也是「有多少種關係，就造成多少個聯想系列」，而聯想關係的運作亦符合且依循「意義或/與形式的共同性」開展。

至此，Saussure 旋又提出更深闢的分析，指在聯想集合的系列—關係下，「各項要素既沒有一定的數目，也沒有確定的順序<sup>(3)</sup>」(Saussure, 2002: 124)；這是因為言說活動所處情境瞬息萬變，所以即使聯想集合的心理機制持續運作不墜，我們仍然無法預知記憶所能提示的詞彙究竟數量多少、按照何種順序出現。此一道理，從小時候的「同義字」腦力激盪練習中——同學們憑反應舉手搶答，答案多寡或出現先後無一定規



圖三：聯想集合示意圖——華語

則——也可以體會。於是 Saussure 僅形容：「一個給定的要素猶如星座的中心，即是其他無定數的同列要素的輻合點」(Saussure, 2002: 124)；至於這個星群輻散的範圍與當中星辰的排列，均無範本可參。

## 二、概念喚起整個潛在的系統

放眼望去，這片語言的星空似無際涯，然 Saussure (2002: 131-132) 復提醒，人們心理自會針對各式各樣符號的內涵部分，施以規律性的原則，介入且維持著語言機構 (language mechanism) 運轉順暢；是而在一種語言中，整個演化趨勢乃不斷往返於任意性 (arbitrariness) 與論證性 (motivation) 的兩個極端之間。比方說，交通電台報導路況，播音員陳述：「高速公路南下路段五十公里處，及北上路段一百公里處，目前車流量大，請駕駛耐心等待或事先改道」，聽眾通常不會產生疑義；但若廣播表示「南上路段」、「北下路段」車多擁擠，駕駛恐怕無法瞭解到底何處塞車、應該從哪個交流道換行其他省道。事實上，東南西北與上下左右如何配用，原本語言並無定論，可以自由搭襯，不過，一旦社群逐日習慣在某個情境中，使用北上、南下、右東、左西的邏輯，先前的任意性便受到反向的拉力，從而偏往論證性的一方；另一方面，絕對的論證性並非語言常態，我們甚至不時看到詩人、流行音樂創作者、網友投入文字遊戲，企圖扭轉已然約定成俗的符號，將語言從論證性推向任意性，例如 taxi 表示太可惜、監介表示尷尬、美錯表示美麗的錯誤、洗眼睛表示看電影。

我們能將過去感知到的事物再當下化，也能在想像中複合或拆解它們；我們可以表象雙頭人、半人半馬，也可以表象任何自為的個別塊片，如一個頭、一隻耳朵、一根手指；這些既屬任意性的作用，卻也無法撇除論證性的影響，就像我們沒見過人馬，但能想像人馬，不過有關人馬的形貌，多半不出人頭馬身或馬頭人身，此即是經由聯想關係的複合與拆解，在當下展現的所有成品。相反的，構想「完全抽象的觀念」卻是絕無可能，就像我們無法構想一個脫離運動的運動觀念 (Husserl,

2000)。是以，「一切皆不能論證的語言，並不存在；一切皆能夠論證的語言，在定義上也是難以設想的」(Saussure, 2002: 131)。

語言不斷往返於任意性與論證性二端，與 Saussure 主張「聯想關係和句段關係同時運行」暗合，象徵語言系統爲了支應溝通的需要，不致因任意性與聯想關係呈放射作用而無限擴張，也不致因論證性與句段關係專注於正規的形式而無從調整。其實，聯想關係既宿身於符號要素，終究是託付句段關係的原則而呈顯，詞的構成即爲一證。舉例來說，華語稱「斤兩」，非指斤、兩相加 (addition) 所得之重量，而是斤、兩相乘 (interaction) 融爲較高單位，用來表示重要程度；同時，一旦構成「斤兩」，斤、兩二字原本的意義勢將隨焉改變，也就是「斤」由於「兩」存在才有意義，反之亦然。Saussure (2002: 126-127) 對此指明，整體的價值決定於它的部分，部分的價值決定於它們在整體中的地位，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的句段關係同樣重要，人們是通過有組織的符號集合體，才確認聯想關係的結果，繼以達成溝通。

社群的記憶寶庫中，不僅儲藏聯想集合，也保存各種複雜或簡潔的句段類型，無論使用任一句段，聯想均會參加其中，而句段關係與聯想關係的交叉點，便將決定我們的選擇，並表現爲言說活動。當一位母親呼喊「吃飯囉！」聯想關係自然會引申出「我吃飯囉！」「大家吃飯囉！」「來吃飯囉！」「去吃飯囉！」各種聯想集合，它們呈現不同形式的對立，其中交叉點就是「吃飯囉！」這個句段。另一方面，「吃飯囉！」也可能喚起「吃水果囉！」「洗澡囉！」「起床囉！」「出門囉！」各種聯想系列，此時這位母親不僅是根據所欲表達的概念選擇用字，她更已掌握到應該在每一種系列裡變化什麼，才能得到適合於她所尋求的差別與對立。

因此，Saussure 進一步認爲，從積極的觀點來看，言說者做出「選擇」的交叉點，不僅象徵它能表達他的持念，更意味其牽繫了一個潛在的系統：「實際上，概念喚起的不只是形式，而是整個潛在的系統，藉此人們才能獲得構成符號所需之對立」(Saussure, 2002: 128)。構成符號



必需「對立」，映襯出符號本身沒有先天、固定的意義，端賴聯想集合和句段類型的同濟共施，致令人們從心裡將「不能在指定的點上顯示所需差別的要素」全部排除。假使有一天，與 *enseignement* 相關的 *enseigner*、*éducation*、*changement*、*justement* 消失，與哭相關的哽、泣、偷哭、苦散翳，那麼某些對立便不再存在，「*enseignement*」或「哭」的價值也將因此改變，語言系統則勢必經歷一場由形變引發的質變。

### 參、檢驗：搞不定的網語，失效的聯想關係？

整個符號體系的生成，建築在差異、對立邏輯上，因此按理說，聯想關係可以無遠弗屆地擴展，人們的溝通與理解，則將遭遇愈趨難解的變數。不過，由於傳統的文字書寫、對話言說，分別借力於紙、筆與聲音作為媒介，所以互動的雙方在心理聯想運作時，尚有純粹文字、純粹圖象、純粹聲音或純粹屬於某一語系的參考軸可資依循，只待熟悉該社群的語言俗習或規則，心理聯想的準確度便不致過分偏失。

有趣的是，當網路語言<sup>(4)</sup>伴隨網路科技的發展及應用的普及，以排山倒海之姿襲來，卻明顯衝擊著也顛覆著傳承已久的華語習慣及使用思維，其中尤以「混搭<sup>(5)</sup>」，最能凸顯網語的複雜。譬如：

原文：「A4TD，GG帶恐龍 GF回家吃飯，他們一個勁兒地向 LM PMP，S，真是 BT。我只扒了幾口飯就閃人，不然 ATOS。7456！」

翻譯：「昨天 (Yesterday)，哥哥帶醜斃的女朋友回家吃飯，他們拼命向老媽拍馬屁，說話拐彎抹角，真是變態。我只吃了幾口飯就走開，不然會吐死。氣死我了！」

在許多華語人口眼中，前段取自網路交談的「原文」，儘管敘述句段的關係形式極其熟悉，卻仍猶如曖曖天書，缺乏「翻譯」恐難完全理

解。而溝通無效的肇因，表面上雖可歸於隸屬社群的不同，以及缺乏相仿的文化背景所致，但深一層分析，「A4TD」替代「Yesterday」、「恐龍」替代「醜斃的」、「S」替代「說話拐彎抹角」、「ATOS」替代「會吐死」、「7456」替代「氣死我了」等之所以無法達成普遍的理解，顯然是我們在聯想關係的應用出了岔。

### 一、聯想關係的變形繁衍

聯想關係的應用因何出岔？可能正是語言混搭的結果。回到現象面，混搭的行動除是「一段中英文、國台語、數字與俚詞的夾雜組合」，而且在語系（華語/英語/...）、詞性（名詞/動詞/...）、符號系統（文字/數字/...）上，皆出現跳躍轉接的狀況，這已使得「聯想」異常困難。以表1所示，如「A4TD」對應「Yesterday」、「7456」對應「氣死我了」原是形式/發音的聯想，但表現形態則各自指向英文、數字範疇；「恐龍」對應「醜斃的」、「S」對應「說話拐彎抹角」原是意義的聯想，但「恐龍」當初為名詞的價值內涵，後來卻轉品為形容詞，「S」本只

表一：網語原始意義、表現形態與變化方式

聯想憑據	原始意義	表現形態	變化方式	
形式 (發音)	Yesterday [昨天]	A4TD	英語→英文與數字	單字、名詞→字母
	哥哥	GG	台灣國語→英文	名詞→拼音
	老媽	LM	華語→英文	名詞→字母
	拍馬屁	PMP	華語→英文	動詞→字母
	變態	BT	華語→英文	形容詞→字母
	會吐死	ATOS	台語→英文	動詞→字母與拼音
	氣死我了	7456	華語→數字	句子→數字
意義	醜斃的	恐龍	名詞(恐龍)轉品為形容詞	
	Girl Friend [女朋友]	GF	以簡寫(GF)取代正式寫法	
	說話拐彎抹角	S	字母(S)表示句子	

是單一字元，結果卻變身成完整的句子。這些例子呼應聯想關係隨勢所致，沒有確定的順序和一定的數目，然而它的要素——形式與/或意義的共同性——竟似出現反逆，亦即形式及意義的雙重差異未必會限制聯想關係；易言之，在網路語言中，當形式及意義出現雙重差異，聯想關係仍能持續，又或可稱：因語言混搭容許語系、詞性、符號系統的夾雜組合和跳躍轉接，此時某種變形的繁衍，已在聯想關係內悄悄展開。

以「S 對應說話拐彎抹角」為例：在形式上，英文「S」與華語「說話拐彎抹角」不具直觀或聲音方面的相似；在意義上，「S」只是中性字母，「說話拐彎抹角」卻有相當確定的意涵，兩者原本並沒有足以連結的線索，唯當我們將「S」視為圖象（請想像交通標誌中「前有彎路」的畫記），它與拐彎抹角的聯想始能建立。換句話說，此時已經不是單純地、統一地在文字符號系統中，討論「S」和「說話拐彎抹角」是否具有意義關聯，而是跨越了圖像符號系統與文字符號系統，透過跳躍轉接的手法，找出「S」和「說話拐彎抹角」在聯想上的可能，此亦即是所謂「聯想關係的變形繁衍」。

另一個例子是網語符號「bd」：「bd」及其意指「棒透了」，在（語音、形象或詞性）形式與意義上呈現雙重差異，不容易望文生義，但若將「bd」看作「左右手同時舉起大拇指」的動作，它就和「棒透了」自然扣連起來，使這個聯想關係得來毫不勉強。類似的舉例還有「orz」意指「失意體前屈」（垂頭喪氣、雙手撐扶跪地的姿勢）、「XD」意指「狂笑不已」（橫躺的臉部表情）、「史努比的弟弟」意指「stupid」（諧音冷笑話）等。顯而易見，網語的意義形成與溝通方式相當俏皮，也正是這份俏皮，使得 Saussure 對於聯想關係的論述，在應用、分析層面容易出岔或顯得窘迫。

## 二、想像跨界如星際旅行

當聯想關係處於變形的繁衍狀態，象徵著語言符號的能指將較所指更為豐富；而能指愈呈豐富，一般也代表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原則，愈能

維持超然的地位。然若「行爲怪里怪氣」（所指）可用「變態」或「BT」（能指）表示，則在重申語言符號具有任意性之外，我們或許更應警覺此例「從變態到BT」的前後關係。也就是說，在語言符號的結合過程裡，若非華語「ㄅㄨㄣˋ ㄊㄞˋ」與英文「bian tai」發音相近，恐怕「BT」不比「PT」或「AK」更具出線優勢；拉高來看，語言符號由能指與所指任意結合而成的特質，因著「混搭」的緣故，嵌入了聯想關係爲基底。

網語符號中，前述「近親繁殖」的用法比比皆是，例如「<一、△、×、ㄛ、ㄌ、ㄍ、」與「<△×ㄌ」具語音的近親關係，繁殖出數字體系的「7456」（氣死我了），或如「吞吞吐吐不直接」與「彎路路標」具指事形象的近親關係，繁殖出「S」（說話拐彎抹角）。除音響形象的誘導，網語符號還有轉義的類推，例如「BMW」透過「Big Mouth Woman」意指「長舌婦」，又如「WC」透過「Welcome」意指「歡迎光臨」。即便單是將 A4TD、GG、LM、PMP、BT、ATOS、7456 這些擬聲構詞一列排開，已足以區辨出數套價值不等的聯想邏輯，如：英文音標發音（GG、LM、PMP、BT）vs. 中文注音發音（7456）、單字發音（A4TD、ATOS）vs. 單音發音（GG、LM、PMP、BT、7456）、英語發音（A4TD）vs. 台語發音（ATOS）等，而我們究竟該在什麼時刻運用哪種聯想邏輯呢？

此一頗爲難產的答案反映著：形式共同性原本是聯想關係得以成立的要素，然而光一個網語符號，內部即有多重的形式，可以歸入不同的共同性單位，如此語系、詞性、符號系統的夾雜組合和跳躍轉接，勢必導致聯想愈來愈難運作，普遍的理解亦愈來愈奇罕。不過就此也可注意到，Saussure 引領我們了解「意義或/與形式的共同性」形成聯想關係，點明聯想關係與句段關係的交叉點能決定意義、達致溝通，但因他主要的興趣在語言系統本身，以及分析建構符號或句子的各種複雜方式，幾乎完全不討論語言系統與社會、文化、時代的關聯，因此聯想關係無法突破詞的範疇，環繞於概念與音響形象的結合而打轉，自然難以應用

於解析求新求變的網語。

換句話說，若欲搞定網語，我們的聯想關係必須勇於跨界，如星際旅行，到地球之外、太陽系之外、銀河之外重新審思昔日所立足的語言土地。如此必將發現，文字之外有圖象，而圖象之外有想像，每一種體系內部皆有可供語言採擷挪用的要素，每一種要素彼此皆可不計本質相互聯合與協調。

## 肆、代結語：遇見一座新/星空

一段「參不透」的網語，總是帶有猜字謎的趣味，而就經驗論，猜字謎這件事，正是聯想關係充分作用的範疇。聯想關係如何尋找謎底？這在網路時代變得更加不容易，主要原因之一，約莫就是語言「混搭」現象的盛行，讓人們更難掌握何謂意義或/與形式的相同性，或者說，躑躅於意義或/與形式的相同性，得有徒勞的心理準備。唯一清楚的是，一旦網語謎底揭曉，對話的雙方常是會心一笑，極少去計較是否「辭不達意」或「多此一舉」，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混搭雖未必有利於聯想關係的運作，也不見得更容易達到溝通的效果，可是依然未被網友淘汰的原因。

本文認為，與其妄言聯想關係對網路語言現象的分析失效，不如說混搭代表著一個 Saussure 未及觸知的新變化，從而對於聯想關係，須投予與時俱進的觀察視角。這個觀察視角，也許已曾藉 Barthes 展現。往符號深裡看，符號含有兩個層次的意義：明示義和隱含義。很明顯的，Saussure 語言學談論的內容，構成了符號的明示義，即第一系統；而符號的第二系統，也就是隱含義所在處，則透過含蓄意指(connotation)以及象徵(symbolism)、迷思(myth)三種方式被暗示出來(Barthes, 1977)。根據 Barthes 的解釋，第二系統由第一系統引申而來，意指「第一系統中的符號，亦即概念與音響形象間的結合整體，在第二系統變成只是

能指」，易言之，一個由表達(expression)和內容(content)所形成的單元，卻成爲另一個內容的表達。他並認爲，根據人類語言所提供的第一系統，社會正不斷地擴充、發展第二規則的意義系統。

混搭的特性在於打破語系、詞性、符號系統的單一性，透過各式各樣符號成分的跳躍轉接，因而壯大了隱喻的力量與潛能，使得網語符號千奇百怪，轉個角度來看，其作用不啻正發生於語言的第二系統，此亦是我們研究網語及其聯想關係的進路。事實上，Saussure 論及之聯想關係，諸如「聯想關係把不在現場的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統」、「有多少種關係，就造成多少個聯想系列」、「聯想關係是意義或/與形式的共同性」、「聯想集中，各項要素既沒有一定的數目，也沒有確定的順序」、「概念喚起的不只是形式，而是整個潛在的系統」等，說服力猶在，只是本文試圖指出「某種變形的繁衍，已在聯想關係內悄悄展開」，也就是說，過去聯想關係是在單一的符號系統中，形成一幅輻合的聯想集合圖，但就網語現象而言，現代有關聯想關係的探討及應用，或許還須考量各種輾轉的、借用的、純粹趣味的關聯。行步至此，我們已然身臨更爲浩瀚的宇宙，需要再思語言系統可能的轉折與擴充，以探問意義與形式雙重差異而形成之聯想關係，將投射一座怎樣的新/星空。

智慧藏

## 註釋

- (1) 此句觀點引自「Linguistic structure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same thing as language, even though it is an essential part.」(Saussure, 2002: 9)，但為免中文「結構」、「語言文字」二詞的既有定義造成理解的偏差，本文將 linguistic structure 譯以「語言」，意在凸顯 linguistic structure 不止於語法或規則等視而可見的架構，而是一個自成系統、秩序井然的整體；至於將 language 譯以「言說活動」，則欲表示 language 的多元性、複雜性，不但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過程，也屬於個人及社會領域。
- (2) Bally 與 Sechehaye 表示此一情況是少見的，因為這束聯想系列的形成，夾帶著流俗習風加諸的影響，通常不易辨別察覺，但是有些同音異義的現象，卻可以透過一種玩笑的方式，證明它的存在；像法語 sons 具有「聲音」和「麥麩」兩個意義，所以法國人會說：Les musiciens produisent les sons et les grainetiers les vendent. (音樂家生產麥麩，種籽商人出賣聲音) (Saussure, 2002: 124)。至於在華語體系裡，音響形象的共同性反倒得而易見，幾乎所有形聲字皆可為例。
- (3) Saussure (2002: 124-125) 認為，聯想集合的系列一關係中，各項要素「沒有確定的順序」堪可檢驗，但「沒有一定的數目」則僅指多數的狀態，並非全竟，例如名詞詞形變化即為顯例。他說，拉丁語 dominus (主人—主格)、dominī (主人—屬格)、dominō (主人—與格) 等，無異是一個由共同要素 domin- (名詞詞幹) 構成的聯想集合，然而「格」有一定的數目，因此「詞」便不可能無邊無際，至於它們在空間的排列上，則是純粹任意的順序。
- (4) 本文所稱之「網路語言」，是指慣常用於網路表達意義的語言習慣或書寫符號，亦簡稱「網語」。實際上，網語如今不只在電腦網路的互動交談中流通，它也被用於日常生活的溝通與寫作、手機簡訊，甚至流行歌曲上。

- (5) 混搭(mix & match)，指將同一系統中的性質或觀念、思潮、風格片段，互相糾結、錯位、融合，創造一種新的效果；如肚兜與牛仔褲、高跟鞋的混搭，京劇與搖滾樂的混搭。這裡借用「混搭」一詞，點出當代語言混合搭配的現象，如不同語系、詞性、字元單位的拆解、重組，形成新的符號(metamorphosis)。





## 參考書目

- Saussure, F. (200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Illinois: Open Court.
- Barthes, R. (1977). *Mythologies* (A. Lavers, Trans.). NY: Hill and Wang Press.
- 倪梁康譯 (2000)。《邏輯研究第二卷：現象學與認識論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原書 Husserl, E. [1974].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 Untersuchungen zur Pha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M. Nijhoff Eds.]. The Hague.)



智慧藏

**The Galaxy of Linguistic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ssociative Relations**

Shu-Fen Yang\*

**Abstract**

Linguistic structure,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languages, is the outcome of individual mind as well as social convention. To be specific, linguistic structure, with the faculty of association and coordination, performs the signif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out of the associative relationships in ideographs, alphabetical languages and cyber word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yber words characterized by a metamorphosis of various languages, have resulted in a proliferation of forms of associations, which increases complexity in communication.

**Keywords:** Saussure, associative relations, sign, linguistic structure, communication, cyber words

---

\* Shu-Fen Yang is a doctoral student in Journalism,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